

蕭洛霍夫著
金人譯

靜的頓河

四

М.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光明書局出版

“靜靜的頓河”全部四冊

第一冊：一九四〇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版

第二冊：一九四〇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版

第三冊：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版

第四冊：一九四一年九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版

本次印數 0001—2000 部

進口紙印全四冊

定價 90,000 元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光明書局出版

上海 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第一章

從南綫上牽掣來了很多紅軍的上游頓河的叛變，不僅使頓河軍的司令部達到了自由地把自己的軍力調到掩護諾沃柴爾斯克的陣地上去，而且在喀敏斯克和烏斯旗·別洛格里特雲斯克部落的地區內，集中了一個從特別堅強的和有經驗的聯隊中——特別是從下游的和喀勒梅克人的聯隊中——抽調來的強有力的突擊團，它的任務是在適當的時機，會同非次海拉烏洛夫將軍的隊伍，打退編在紅軍第八軍中的第十二師團，以及在第十三師團和烏拉爾師團的兩翼和後方活動，向北方衝去，以便和叛變的上游頓河人們聯合起來。

頓河軍總司令簡尼索夫將軍和參謀長波里亞科夫將軍及時做成的，集中突擊團的計畫，到五月底，差不多全部實現了。向喀敏斯克調來將近一萬六千人馬，配有三十六尊砲和一百四十挺機關槍；最後的馬隊和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由到了應徵年齡的青年哥薩克們組成的，所謂青年軍的精銳部隊都開到了。

但是這時，四面被包圍的叛軍，繼續不斷打退紅軍討伐隊的衝鋒。在南方，頓河的左岸，兩個叛軍的師團，頑強地伏在戰壕內抵抗，雖然全部戰綫上的許多紅軍砲隊，幾乎都向他們實行連續不斷的，殘酷的射擊，但他們沒有讓敵人渡過河來。其餘的三個師團從西方，北方，東方掩護住了叛變的地區，受了大規模的損失，特別是在東北地區上，但是始終沒有退却，而且始終是在霍派爾斯克區邊境支持着。

駐紮在自己村莊對面，因為無事感到寂寞的韃靼村的中隊，有一次使紅軍受了一次虛驚：在一個黑暗的

夜間，被召集起來的哥薩克敢死隊，一點聲音也沒有地，乘駁船渡到頓河右岸去了，出其不意地襲擊了紅軍的前哨，殺死了四個紅軍，擄獲了一挺機關槍。第二天，紅軍從月申斯克方面調來一個砲隊，向哥薩克的戰壕展開了激烈的射擊。當砲彈剛一向樹林打過來時，中隊急忙棄掉了戰壕，退得離頓河遠遠的，到樹林深處去了。過了一晝夜，把砲隊調走了，韃靼村的人們便又佔領了拋掉的陣地。中隊由於砲擊的結果受到了損失：彈片打死了兩個不久以前，才加入補充的少年人和傷了在這以前剛剛從月申斯克回來的中隊長。的傳令兵。

後來形成了相對的安靜，戰壕中的生活又照舊樣子過起來了。時常有女人來訪問，趁夜間送麵包和燒酒來，但是哥薩克們的食物一點也不缺乏：殺了兩條迷了路的小牛，此外每天都到小湖中去打魚。賀里斯托尼亞是打魚工作的主要人物。他用一面有十沙繩寬的大魚網，這是一個退却的人拋在岸邊，然後移到中隊中來的。賀里斯托尼亞打魚的時候，一向要「從深處」打，自己驕傲着，就彷彿如果在草原上沒有這種小湖，他就不屑打了。由於一星期不斷的打魚的結果，他的襯衣和褲子都沾滿了魚濕的，不能吹乾的氣味，最後，甚至使安尼庫石加毅然拒絕和他宿在一個土窟中了，並聲明：

「你身上的臭味，就像一條死鮎魚一樣！如果在這兒再和你同住一晝夜，那末會一輩子再不想吃魚啦……」

從那時起，安尼庫石加也不顧有蚊子，就睡到土窟的附近處去了。在睡覺之前，他憎惡地皺着眉，用掃帚把撒在砂土上的魚鱗和惡臭的魚內臟掃開去，但是清晨，賀里斯托尼亞一打魚回來，一點也不在乎地和威嚴地坐在土窟的門口了，又清除和抖動起帶來的小鯽魚來了。綠色的蠅蛆在他的附近蠢動，兇暴的黃螞蟻像黑雲一樣爬過來了。後來，安尼庫石加氣喘吁吁地跑來，還離得很遠就大叫：

「除開這兒你再找不到地方嗎？魔鬼，叫你被魚刺卡死吧！滾開，爲了基督，到一旁去！我在這兒睡，你却拋些魚肚腸子，把各處的螞蟻都招引來了，還散放臭味，就像在阿司特拉罕一樣！」

賀里斯托尼亞把一柄自製的小刀在褲子上磨着，猶疑地把安尼庫石加的沒有鬍子的，不安的臉看了半天，安靜地說：

「安尼凱，大概你的肚皮裏有蟲，所以你忍受不了魚味。你空肚子吃點大蒜好吧，啊？」

安尼庫石加睡着和罵着，走開去了。他們倆人的衝突一天一天地繼續下去。但是整個中隊却相處得很和平，除了司契潘·阿司塔霍夫以外，全體哥薩克們吃飽了飯都很快活。

司契潘也不知是從同村人們口中探聽到的呢，也不知還是心中感覺到的呢，他覺得阿克西妮亞在月申斯克遇到葛利高里了，他忽然寂寞起來，也不爲那，也不爲這地和小隊長相罵了起來，而且毅然拒絕去擔任守衛的職務。

他終日蜷伏在土窟裏的黑色的，有烙印的草褥子上，嘆着氣，貪婪地吸着烟。後來聽說，中隊長要派安尼庫石加到月申斯克去領子彈，他才在這兩天之內第一次從土窟中走出來。縫縫着含淚的，因爲失眠腫了起來的眼，猶疑地環顧着亂蓬蓬的，搖晃着的，眩目的亮樹葉子，被風吹得倒捲起來的，有白色毛邊的雲彩，聽着樹林的喃喃私語，走過一座土窟，尋覓着安尼庫石加。

他沒有當着哥薩克們的面說，把安尼庫石加叫到旁邊去，懇求道：

「到月申斯克找找阿克西妮亞，把我的話告訴她，叫她來看看我。就說我已經長滿了蟲子，襯衫和脚布都

沒有洗過，就說，因此……」司契潘沉默了一瞬，鬍子下面藏着不安的笑容；結束道：「就說，我非常寂寞，等她快來。」

夜間安尼庫石加到了月申斯克，找到了阿克西妮亞的住所。她自從和葛利高里不和之後，仍舊住在伯母家了。安尼庫石加很熱誠地把司契潘告訴他的話都傳達到了，但是爲了加強情感，自己又加上一句，說司契潘害怕自己到月申斯克來，阿克西妮亞會不到中隊去的。

她聽了話，便收拾起來。伯母趕快釀上了一塊麵，給她烤些乾點心，過了兩點鐘，阿克西妮亞——忠實的妻——已經和安尼庫石加一同到韃靼村中隊駐紮的地方去了。

司契潘懷着隱隱的不安，迎接住妻。他試探地望着她的發瘦了的臉，小心地探問，但是沒有一句話關聯到她曾經看見葛利高里沒有。只有一次在談話中，垂着眼睛，略微背轉身去問：

「爲什麼你到對岸的月石克去啦？爲什麼不在村子對面渡河呢？」

阿克西妮亞乾燥地答稱，和陌生人一同渡河是辦不到的，而且也不願求麥列霍夫家的人們。等到已經回答過之後，她覺得好像麥列霍夫家的人們對她並不陌生，而且是自己人。也許司契潘了解了她的意思，因此不安了。他大約是這樣了解的。他的眉毛下面哆嗦着，臉上彷彿通過了一道陰影。

他疑問地把眼睛抬向阿克西妮亞，她也了解到這個無聲的問題，忽然由於不安，由於對自己的憤恨，臉紅起來了。

司契潘可憐着她，裝作什麼也沒看見的樣子——把談話移轉到家事上去，開始探詢，在出走之前，把家裏什麼東西曾經收藏起來呢，收藏得妥當不妥當呢？

阿克西妮亞注意着丈夫對自己的親熱樣子，回答着他，但是始終感覺到一種內心被壓迫的尷尬情況，不過爲了向他表明，對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毫不在乎，爲了掩飾自己的不安——故意把話句拖慢，帶着一種巧妙的抑制和乾燥說着。

他們坐在土窟內談話。哥薩克們總來打攪他們。忽然進來了一個，忽然又進來一個。賀里斯托尼亞來了，就在這兒打鋪睡起來了。司契潘覺得避開人們講話已經辦不到了，便不高興地停止了談話。

阿克西妮亞高興地站起身來，急忙解開包袱，用從部落上帶來的點心款待丈夫，從司契潘的行軍袋內把骯髒的襯衫拿出來，走出到附近的塘裏去洗濯。

晨前的寂靜和蔚藍色的雲霧罩在樹林的上空。被露水打過的草都俯身到地上了。塘裏面的青蛙們不很和氣地閣閣亂叫，離土窟很近的一叢稠密的楓樹後面，有一隻水鷄響亮地呼叫。

阿克西妮亞走過樹叢去，這一片樹叢，從樹頂直到深藏在草叢中的樹幹上，都結滿了蛛網。蛛絲上向下滴着小露水珠，像珍珠一樣閃着光。水鷄有一會不叫了，後來——阿克西妮亞的赤腳踏倒的草還沒來得及再直起來，——又叫起來了，一隻從水塘中飛起的鳬鳥，憂傷地響應着牠。

阿克西妮亞把外衣和被活動壓迫着的衣服身掖了起來，下到有膝蓋深的，溫暖的塘水中去，開始洗起來。蚊虻在她的頭上亂飛，亂叫。她用肘部彎起的肥胖的和黝黑的手臂向臉上揮動，驅逐着蚊蟲。不連貫地想着葛利高里，想着發生在他到中隊中去時他們之間的最後的口角。

「也許，他現在已經在找我吧？今天夜裏回到部落中去！」——阿克西妮亞毅然地決定了，而且她一想到如何和葛利高里會晤和趕快的和解，就微笑起來。

很奇怪；後來，她想着葛利高里，不知道爲什麼她覺得他的外表已經不是真正的他了。在她的眼前浮現出來的不是現在的這個高大勇武的，有過豐富的人生經驗，縫縫着眼，黑鬍子尖發紅，兩鬢生出了早期的白髮和額上佈滿了粗紋——在戰爭的歲月中所得到的不可磨滅的痕跡——的葛利高里了，而是那個從前的葛利高里·麥列霍夫，那個幼稚粗鹵的和不擅長愛撫的，生着青年的又圓又細的頸頸，經常含笑的嘴唇上留着的不經意的痕跡的小夥子了。

因此阿克西妮亞感覺到了對於他的更大的愛，幾乎是一種母性的溫柔。

現在，在記憶中非常清楚地再現出了無窮寶貴的臉相，她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笑了，伸直身體，把沒洗完的丈夫的襯衫拋到腳下去，覺得喉嚨有一團忽然襲上來的，要哭出的熱氣，悄悄說：

「死人，你已經佔據了我全部的生命啦！」

眼淚使她感到輕鬆，但是在這以後，她周圍的蔚藍色的清晨的世界好像褪色了。她用手背擦了擦額頰，從潮濕的額上把頭髮撩到後面去，用矇矓的眼睛長久地和無思想地追蹤着一條灰色的小魚在水面上滑動，消逝在被風吹着的翻動的霧氣的粉紅色彩中了。

洗好襯衫，把它搭在樹枝上，走進了土窟。

醒來的賀里斯托尼亞坐在門口附近，搖動着疙疙瘩瘩的歪斜的腳指頭，固執地和司契潘談話，但是那人躺在草墊子上，一聲不響地吸着烟，固執地不肯回答賀里斯托尼亞的問題。

「你以爲紅軍不會灣到這邊來嗎？你不響嗎？你就不響吧。可是我以爲他們會拚命從淺水地方渡河……一定是從淺地方！此外他們再沒有地方可渡河啦。或者你以爲他們可以把馬隊放到河中渡過來吧？司契潘，

你怎麼不響？這兒已經是必然的事情了，可是你還像傻瓜一樣躺着！」

司契潘簡直跳了起來，從內心裏回答：

「你是胡纏些什麼呀？真是怪人！老婆看我來了，可是就不能躲開你們……用些胡塗問題來亂攪，連一句話都不叫和女人講！」

「找到說話人啦……」不滿意的賀里斯托尼亞站起身來了，把破靴子套在光腳上，走出去了，頭很疼地碰在門橫梁上一下子。

「他們不叫我們在這兒談話，我們到樹林子裏去，」司契潘提議。

也不等到同意，就向門口走去了。阿克西妮亞很服從地跟在他後面。

中午時光他們才回到土窟裏來。躺在赤楊叢中乘蔭涼的。第二小隊的哥薩克們一看見他們，就停止賭牌了，不響了，很了解地互相爨着眼睛，笑着和假裝嘆氣。

阿克西妮亞輕蔑地歪着嘴脣，走過他們面前，一面走，一面整理頭上的揉皺了的白色繡花頭巾。人們沉默地放她走過去了，但是當跟在後面走的司契潘剛一和哥薩克們走平時，安尼庫石加從躺着的人堆中站起來，離開了他，帶着偽善的敬意向司契潘大大地鞠了一躬，大聲說：

「恭喜您……開葷啦！」

司契潘高興地微笑了。哥薩克們看見他和妻從樹林中回來，使他很快活。因為這樣可以作為用來停止各種關於他們夫妻不和的謠言的方法。他甚至還年青地聳了聳肩，很自滿地把背上汗濕還沒乾的襯衫給他們看看。

只是在這以後，被鼓勵着的哥薩克們哈哈笑着，活潑地說起話來：

「兄弟們，真是狠女人哪！把司喬普加身上的衣服都壓得……緊貼在肩胛上啦！」
「她已經把他騎馴服了，全身都濕了……」

一個青年小夥子，用狡獪的，矇矓的目光把阿克西妮亞直送到土窟，張惶地說：

「在全世界上你再找不到這種漂亮人啦，說實在話！」

也不知爲什麼阿克庫石加銳利地向他說：

「你曾經試着找過嗎？」

聽見了無恥的談話的阿克西妮亞略微有點臉色發白了，走進土窟去，由於剛才接近丈夫所體驗到的記憶和由於他的同伴們的無恥的說笑，惡狠地皺着眉。司契潘一眼就看出她的心情和解地說：

「你不要生這些馬駒子們的氣，克秀莎。他們是因爲太寂寞啦。」

「我誰的氣也不生，」阿克西妮亞噤啞地回答，在自己的麻布口袋內掏着，匆忙地把帶給丈夫的東西都從裏面掏出來。更低聲地說：「應當氣我自己，沒有心肝……」

他們的談話無論如何也說不到一起了。過了十分鐘，阿克西妮亞站起來了。「我馬上對他講，我要到月石克去，」——她想，但是立刻想起，晒乾的司契潘的襯衫還沒有收進來。

把丈夫的由於汗濕的發霉了的襯衫和襯褲縫綴了很久，坐在土窟門口，不時望望從半天空照下來的太陽。

……這一天她並沒有走。決心還不够。但是次晨，太陽剛一出來，就開始收拾起來。司契潘試想留住她，請求

再住一天，但是她很固執地躲避着他的要求，只能在離別之前問道：

「你想住在月石克嗎？」

「暫時在月石克。」

「也許，你可以留在我這兒吧？」

「我在這兒可不成……和哥薩克們。」

「是不錯……」司契潘同意了，但是分別的很冷淡。

吹起了猛烈的東南風。它是從遠方吹來的，夜間風勢稍殺，但是直到清晨還吹來裏海對面的曠野上的灼熱，吹到左岸的草原上，吹乾了露水，吹散了雲霧，用粉紅色的，令人窒息的霧氣遮住了頓河沿岸的山崗的白堊色的岸巒。

阿克西妮亞脫掉靴子，用左手提着裙子襟（樹林中的草上還有露水），輕輕地沿偏僻的林路走着。潮濕的土地冰得赤裸的雙足很舒適，乾燥的風用尋覓着的熱唇吻着豐滿的筋肉和頸頸。

在敞亮的田野上，她坐在一叢開着花的野薔薇附近休息起來了。野鴨子們在不遠處的，叢生蘆葦的，晒不乾的小水塘內鳴叫，一隻雄鴨正在沙聲呼叫同伴。頓河對岸，稀疏地，但幾乎是不停止地有機關槍響，不時有大砲的射擊轟隆着響。砲彈在這一岸的炸裂聲像回聲一樣滾動着響。

後來射擊聲時發時停了，而且世界在幽邃的聲音中，在阿克西妮亞面前展開了：亞辛樹的裏面發白的綠色葉子和像鏤花一樣的櫟樹葉子被風一吹，簌簌抖動着；沉重的聲音從嫩小的白楊林後面傳過來，很遠很遠處，有一隻鷓鴣鳥不清楚地和憂傷地，也不知是向誰在計算着殘年餘歲；一隻在池塘上空飛翔的有冠的水鳥

固執地問：「你們是誰家的人，你們是誰家的人？」（註）「離阿克西妮亞兩步遠，有一隻灰色小鳥在喝路溝中的水，仰起小頭和甜蜜地眯起眼睛；天鵝絨一樣的土蜂嗡嗡叫着；暗色的野蜂在草花冠上掙動。牠們飛開了，向樹蔭中飛去。楊樹枝上向下滴着樹汁。從山楂樹叢的後面滲透出了去年的腐葉的刺鼻的氣味。」

一動不動坐着的阿克西妮亞貪婪地吸着樹林中的各種氣味。充滿了奇異的和各種腔調的樹林子過着有力量的原始生活。雪融過的草原，還殘餘着春天的潮濕，生滿了各種的草，使阿克西妮亞的眼睛迷亂在這個花和草織成的奇異世界中了。

她含着笑容，不聲不響地翕動着嘴唇，小心地撫摸着無名的，樸素的藍花莖子，後來彎下豐滿的腰去，想要聞聞，忽然聞到了蘭花的醉人的，甜蜜的香味。她用手撥開，尋到了它。它就生在這兒的，不能透過的樹叢蔭下面。寬大的，從前曾經綠過的葉子還熱心地保護着低矮的彎腰的，生滿了低垂的雪白的花苞的莖子，不被太陽晒着。但是被露水和黃鏽遮着的葉子都死去了，甚至小小的花朵也已接近了死亡。兩個下面的花苞已經發皺和發黑了，只有花苞的頂部——全部都沾着閃光的露珠——忽然在太陽下面放出了耀眼的動人的白光。

不知道爲什麼在這短短的一瞬間，當透過眼淚看着花朵和吸到它的憂傷的氣味時，使阿克西妮亞記起了青春和她的全部缺乏快樂的生活。怎麼的，看來，阿克西妮亞已開始衰老了……女人會不會從年青時候起就爲了偶然的記憶襲上心來而痛苦呢？

就這樣含淚睡去了，面向下躺着，把哭過的臉藏在手掌裏，把腫脹的和潮濕的臉頰緊貼在揉皺的頭巾上。風越吹越大了，楊柳的樹頂向西方倒去。亞辛樹的，被像白色的滾滾旋風一樣盤舞的樹葉子包圍着的灰

白色樹枝搖擺着。風勢向下吹來，落在將開花的野薔薇叢上，阿克西妮亞就睡在這下面，這時，葉子就像一羣神話上的受驚的羣鳥，帶着驚慌的沙啦聲飛起來，向下落着粉紅色的毛片（花瓣）。被野薔薇的落花埋住的阿克西妮亞睡着，也聽不見憂傷的林語聲，也聽不見頓河對岸從新響起的射擊聲，也不覺得天空的太陽是如何在照着她的光頭。醒來了，聽見自己頭上有人聲和馬嘶，急忙站起來了。

一個年青的，白鬍子白牙齒的哥薩克，手拉着一匹白鼻樑的，備着鞍子的馬，站在她附近。他張開大口笑着，聳了聳肩，跳了過來，沙聲地，但却是用快活的中音，唱出了情歌的字句：

我跌了一交就躺倒，

向各方面瞧上幾瞧。

向那邊瞧呀，

向這邊瞧，

可是沒有人肯來把我扶起！

等我向後一看啊——

一個哥薩克在後面立着……

「我可是自己會站起來的！」阿克西妮亞含笑，悄悄地跳了起來，整理着被壓皺的裙子。

「你的生活很好啊，我的可敬的人！還是小腳丫不肯走路了呢，還是你發懶啦？」風流的哥薩克向她問候。

了。

「瞌睡上來啦，」阿克西妮亞不安地回答。

「你到月石克去嗎？」

「到月石克去。」

「你願意我把你送去嗎？」

「這乘什麼去呀？」

「你騎在馬上，而我步行。這是好事情……」哥薩克帶着意義很微妙的玩笑，擠了擠眼。

「不成，請你走吧，我自己會走到的。」

但是哥薩克却是一個對戀愛事情很有經驗的人，而且很固執。他利用阿克西妮亞正在披頭巾的時候，用短小的，但是很有力的手臂抱住了她，迅速向自己拖來，想要吻她。

「不要胡來！」阿克西妮亞喊着，用力用臂肘打在他的鼻樑上。

「我的乖乖，不要掙扎吧！瞧，四周圍有多麼太平……各種東西都在配對……我們來接受罪惡吧……」

哥薩克眯起笑着的眼睛，用鬍子觸着阿克西妮亞的脖頸。

阿克西妮亞伸出手去，毫無惡意地，但是拚命用手掌撐住哥薩克的褐色的汗濕的臉，企圖脫逃出來，但是他把她抱得很緊。

「混蛋！我是一個害髒病的女人……鬆開！」她喘着氣請求道，想用這個樸素的狡計避免糾纏。

「這個……看誰的病更厲害吧……」哥薩克已經是透過牙齒嘟囔着，忽然輕輕地把阿克西妮亞抱了

起來。

她很快地明白，玩笑已經結束，就要發生胡塗事情了，於是用盡力量向被晒成櫻色的鼻子上打了一下，從抱緊她的手臂環掙脫了出來。

「我是葛利高里·麥列霍夫的妻！敢過來，你這狗崽子！我一講——他就會把你……」

還不大能相信自己的話的效力的姆克西妮亞，用手拾起了一根大木棒。但是哥薩克立刻冷下去了。用保護色的襯衫袖子，把從兩個鼻孔中像注一樣流到鬍子上的血擦下來，他熱情地喊道：

「混蛋！嚇，混蛋女人！你爲什麼不早點說啊？你瞧！流出多少血來……我們和敵打仗流的血倒很少，可是在這兒却還要被自己的女人開始打出血來……」

他的臉有一瞬間變成很寂寞和無禮貌了。他正在從道旁的水窪中捧起水來洗臉的時候——姆克西妮亞迅速從大路上灣下來，匆忙穿過了田野。過了五分鐘，哥薩克追上了她。他斜着眼向她看了看，一聲不響地笑着，很熟練地整理了一下胸前的來復槍皮帶，放開快步跑起來。

第二章

這一天夜間，紅軍的一個聯隊，在小格羅摩克村附近，乘着用木板和木柱造成的筏子，渡過了頓河。

格羅摩克的中隊簡直是沒有想到，因爲大多數哥薩克們在這天夜間都大玩特玩了。從黃昏時候起，女人們都到中隊駐紮的地方來訪問服務的人們了。她們帶來些食物，用瓶子和桶——裝來自製的燒酒。半夜時光，